

民國詩話叢編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民國詩話叢編

民國詩話叢編

張寅彭 主編

楊焄等 校點

二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主編 張寅彭
校點 張寅彭 林建福 沈蘅仲
王淑均 錢璫之 沈習康
李劍冰 梁臨川 王培軍
楊 焄 戴建國
覆校 張寅彭 吳建國 印曉峰等

目 錄

蕉庵詩話	魏元曠撰	楊 焄校點	1
詩話後編	魏元曠撰	楊 焄校點	35
裒碧齋詩話	陳 銳撰	張寅彭校點	67
尊瓠室詩話	陳 詩撰	林建福校點	83
詩史閣詩話	孫 雄撰	楊 焄校點	153
香宋雜記	趙 熙撰	張寅彭校點	207
藏齋詩話	趙元禮撰	李劍冰校點	217
卧雪詩話	袁嘉穀撰	沈蘅仲、王淑均校點	291
詩學	黃 節撰	張寅彭校點	485
柏巖感舊詩話	趙炳麟撰	張寅彭校點	517
蝸牛舍說詩新語	范 罕撰	張寅彭校點	553
謫星說詩	錢振鏜撰	張寅彭編輯 錢璫之校點	575
名山詩話	錢振鏜撰	張寅彭編輯 錢璫之校點	617
冷禪室詩話	海納川撰	沈蘅仲、王淑均校點	675

蕉庵詩話

楊魏
焄元曠

校撰
點

編校說明

本書據民國二十二年刊魏氏全書潛園統編本校點。著者魏元曠，字斯逸，江西南昌人。以書中所述推之，當生於咸豐五年（1855）前後。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進士，官刑部浙江司正主稿。民國十六年前後尚在世。有魏氏全書。

卷一

宋尚書陶穀有句云：“尖簷帽子卑凡廝，短勒靴兒末厥兵。”歐陽公時已不知“末厥”為何語，然與“卑凡”相例可知。乃恰為今日詠“尖簷”、“短勒”，上下皆然，不獨“兵”、“廝”也。

乾隆朝有請廢天下寺觀者，高宗為賦一詩曰：“江河日下豈能迴，二氏如今亦可哀。何必闢邪仍泥古，留資畫稿與詩材。”不獨得體，所見蓋深遠。九州之內，名山奇境恆連亙數百里，非有寺觀，則人迹不能常至，必皆淪為虎豹魑魅之域、盜賊嘯聚之宅。欲如三代設虞衡掌之，則羽毛、骨角、寶藏之利未登，而冗費已不可計。且會昌之政，反覆可見。惟人主不好，自無土木金碧、愚民信惑之害。予謂宜仿宋時提舉宮觀之制，使文學退老之臣任之，以本寺觀所入供其俸給外，酌養其徒幾人，予之牒籙，則無藏匿奸宄之弊。修葺以時，不韋聽其徒自為，致古名剎道場多廢沒不可求也。郡邑寺觀，近皆據為局署，士人入城，每徬徨無栖止之所。苟世復修文，且無地安絃誦已。歐陽公集古錄跋尾，凡屬浮屠碑，必斤斤致辯，謂因字書收之；乃昌黎每為文送浮屠氏，時與其人往來，然世之言闢佛者，必歸於韓公，而不歸於廬陵，以其時也。予初入京經煤山詩：“山色依然對寢宮，紅亭碧樹鬱蔥蘢。千秋殷鑒宸游地，一代亡魂夕照中。舊已冕旒終王氣，新來閭闔又春風。啼鴉猶使行人惻，況在當時更不同。”若隱含今之情事。帝居乾清，隔絕三殿。諸臣皆由後門出入，朝夕經由煤山，聞鴉心惻，未知有異當時。

光緒乙未二月，北上，夜宿唐沽，逆旅主人為告道途泥濘，以使

相出沽議和，大雪三日。又其入都請訓，大風揚沙。已乃歎息不更有言。予感其意，題壁云：“上相和戎志不渝，茫茫此局竟誰扶。路人久已知司馬，輿論居然勝董狐。小市頓裝寒縮屋，短更催夢夜停沽。可憐無復澶淵戰，能使僉壬謗擲盧。”冰雪征途，猶悵然計偕身世。

日本一役，阻和之章，日滿樞署。予謂吳鈞伯琴曰：“諫者但極言後日之禍，朝廷豈不知之？蓋以京城孤注為患，不知天津陸道至京三百餘里，關內外兵不下二十萬。寇果敢於登陸，惟橫截海口，絕其後援，可不戰而困。不然，其兵輪已至樂亭，並無防戍，可以上岸疾馳，豈必由大沽口耶？”因代伯琴作書，上其座師翁尚書同龢。後翁署吏部，見選司洪嘉與，問吳鈞是同鄉否。曰：“然。”歎曰：“亦是好者，唉。”似有不可言之隱。予西歸述事留別伯琴詩所云：“從君攄輶鈴，誠節當軸貢。有策籌賈生，無人繼南仲。”時特召陳寶箴等起用，衆皆望治。予謂新進狂言，日騰輦轂，遠近信惑，諸賢無卓識，將動於聽而受其禍，故又有句云：“百爾承主知，毋斯令名隕。”

予南宮覆試寓宿朝房詩：“仍是當年文戰常，禁城傳唱漏聲長。滿輪海月照閭闔，初夜天風宿建章。身近紫薇干氣象，心歸黃屋動星芒。牕明籠燭羣仙集，卧聽雞人報未央。”人間之樂，莫過霓裳，天下當時，風景真不啻前人所詠。唐宋以來，千年盛事，一旦廢之，夢裏鈞天，不堪回首。

朝鮮織造主事全中基，洛人，以國難來乞師。年餘，無代奏者，遂自叩閭。都察院按國中民人叩閭例，送刑部獄者再。歲晏出獄，凍餓廢寺中。洪嘉與貞一聞而往視，為製麻冠布袍，并金贈之。明年，復有進士李鈺秋來，見全如此，歎息回懷仁去，贈貞一一句云：“他時歸話茅檐下，為道中朝有此人。”

陶福履，稚箕戶曹雜事詩當月云：“高秋深暑夜如年，襪被初來上直眠。但檢文書公事了，解操鎖鑰吏才賢。開編預喜留官燭，買醉先須辦俸錢。天下太平曹務簡，白頭郎署亦欣然。”監印云：“一

月三回事本寬，累人祇是着衣冠。鑰匙早請多遲到，付字紛來要細看。最怕檔房留過久，預愁股票用難完。人生富貴誰真假，也算權時作印官。”京曹寬簡，戶部監印，須衣冠竟日。見贈云：“西曹郎總擅詩名，王李而還見魏生。君去白雲樓畔望，至今風竹有清聲。”予亦甚愛直宿夜坐時清景。

李步沆幼抱，官提牢，建堂於廳事後，環之翠篠，曰：“以暢生意。”自題云：“虛懷蕭颯風生竹，庶獄澄清月照琴。”能見其襟抱。

丙申居京，感事賦游仙詩云：“望仙爭欲住蓬壺，每恨長風引巨壺。誰識至今蟠木下，坐愁塵起海將枯。”“道籙何人叩紫宮，相隨騎鹿逐東風。淮南雞犬成仙後，一半沈埋飲博中。”“身戕金石禍無儔，黃白孜孜講未休。寄語下方諸弟子，長生莫向鍊師求。”“弄兒方朔母偏憐，下玩劉皇玉殿前。深惜多情呂劍士，苦從塵濁覓真仙。”

戊戌之變，由諸大臣欲效法曾胡。事後惟侍郎張蔭桓、李端棻二人遣戍。予有感云：“諸公袞袞慕前賢，爭欲牢籠物望先。甘被童駟牽傀儡，幾看寰宇偏腥羶。白頭界北嗟何及，青史逋誅亦可憐。終是聖朝寬大政，不教鉤黨坐相連。”孰知流毒之深，非但腥羶，竟至陸沈矣。

度支困絀，屬司條陳補救，有甚不經者。刑部改律，首加多罰贖。客方捫蝨，因戲為蝨讞：“夜夢禪中蝨，唧唧羣呼冤。問爾麼麼蝨，何有冤可言？蝨呼堂上官，聽蝨詳評論。人生斯世上，安有父子恩？固曰生自我，氣血同一原。蝨豈不屬毛，豈不離裏然。稟受爾血氣，親出肌肉間。蝨饑吮汝膚，痛癢乃相關。試問汝養子，劬勞形羸辱。不遑顧饑渴，仍須破頑慳。惡既怒其逆，良亦憂其賢。養蝨膚血微，養子心血煎。謂子相追隨，不過杖履前。蝨刻不去身，所愛宜何先？哀哀生則同，乃忍獨賊殘。聽罷進蝨語，人物難等倫。為汝引條例，科以殺子孫。減等擬重杖，加罰六百緩。”刑律：殺子孫，擬徒。減即不應重杖。惟贖圖銀太少，故用呂刑大闢，減等加之。笑謂客曰：“此合孔僅、張湯為一手，得此許臣，司農

可不仰屋？”

李傅相鴻章，初授考察商務大臣，使赴粵東。稚箕感事詩：“早知市道如朝貴，竟把牙郎接上臺。”蓋深為文忠惜之。顧未久即詔立商部，且與帝座接矣。

甲辰南歸，渡海舟中寄題進士館云：“侈說明時盛典逢，羣仙五百萃琳宮。班分內外才皆達，洋走東西徑亦通。一紙文憑終季考，六時心事下堂鐘。可憐三策賢良後，猶向黔奴作學童。”魯藩達生大書於講堂，其諸同年讀之，相與一笑而已。

廣信龍虎山上清宮天師者，漢張道陵之裔，雖經奏革，世仍稱之。“天師”之封，多出於唐，以祖老子故也。鬼魅之事，世不能無，獨以符籙禁役之，不習燒鍊幻化之術，故無道家之害。乙巳，予道滬上，與天師眷同寓旅館。主人欲得其符，乞予書易之，因贈以長句：“羣邪闢易避真符，劍氣騰光到海隅。大地雲霞輝簡策，小天星斗曳衣裾。雷霆印在靈長護，龍虎山深世不殊。豈似燕齊方士術，蓬瀛松羨詭虛無。”

舉貢保送，止於庚戌。考場規制，多沿會試，出榜日亦聽紅綠，然皆不甚重其事。寓有新中者，戲以句賀之：“媒妁通言幣造廬，舊時六禮未全無。雖云潦草完婚嫁，猶是分明見舅姑。裝裹新孃原樣在，乖離夫壻故歡渝。誠知贈芍新期好，膏沐為容奈汝殊。”“畫得雙眉幾許長，風流半是老徐孃。洞房乍喜停紅燭，佩帶應羞解紫囊。久已作家成棄婦，居然上界引仙郎。小姑莫遣來廚下，試與羹湯恐不嘗。”保送所取，不稱進士，不用翰林。留學則有其目，而試極草率，命官無似，未有如光宣間者。

予裁部四詠云：“不須哀怨白頭吟，已是淒涼翡翠衾。垂淚獨歸空閣裏，固應甘分不甘心。”“冰泮新刪六禮章，風流誰敢賤踰牆。胡麻一飯邀郎飽，花底吹笙學鳳皇。”“未學梳頭便作家，全身寵愛已無加。寄生更入千金室，妬殺分房姊妹花。”“鬻身曾已借前籌，七出重科敢自由。卻被工傭人取笑，侯門老婢不中留。”其目曰“青

年守節”、“自由結婚”、“隨母下堂”、“當堂擇配”，蓋有回籍不出者、有資緣別調者、有堂官奏請者、有籤分改部者，好事者為標題如此。後併吏部入內閣，去留聽之閣丞，固吏部曹司也，目曰“姊妹主婚”。復詠云：“母志無端奪所天，頓令香閣散花鈿。同牀刺繡當年伴，今日翻勞議聘錢。”

光宣五七年間，都中惟以觀劇、挾妓、讌會、賭麻雀牌為事，有顧影不及之概。或傳一詩云：“六街如火電燈紅，徹夜輪蹄西復東。天樂聽完聽慶樂，惠豐吃罷吃同豐。頭銜半是員郎主，談助無非白發中。除卻早衙簽押事，預先知會逛衙衙。”“白”、“發”、“中”，三牌名。可謂曲盡當時朝士。

部曹中書降改州縣，銓選得缺，例須數千金。嶺南尤為騰仕之省，有“時運通，放山東；通又通，放廣東”語。讀東坡惠潮諸作，嘗感賦云：“嶺表炎荒瘴毒攢，坡公曾此向黎蠻。如今豈易南遷去，須象黃金買降官。”京朝遷轉淹滯，雖甲科亦多謀捐改。自新部設後，朝官皆充然媿樂，乃無復為斯計者。

御史江春霖劾慶王認陳夔龍妻為乾女，移陳督直隸；其子載振認朱家寶之子為乾兒，調朱撫安慶。朝廷責江，江蟻親貴，着回原衙門。有人於廣和居題壁云：“公然滿漢一家人，乾女乾兒色色新。也當朱陳通嫁娶，本來雲貴是鄉親。陳黔籍，朱滇人。鶯聲嘒嘒呼爺日，豚子依依戀母辰。註：謂謝珊珊。一種風情誰識得，諸君何苦問前因。”“一堂兩世作乾爺，喜氣重重出一家。照例自然稱格格，請安應不喚爸爸。岐王宅裏翻新樣，江令歸來有舊衙。兒自弄璋翁弄瓦，寄生草對寄生花。”詩固涉輕薄，然前二年甫以段芝貴獻珠袍為壽並進女優被劾，亦見慶邸父子了無顧忌。大吏干進，無所不至，以致酒肆壁間，騰嘲如此。

胡思敬紹唐辛亥出都，席間有句云：“江家豆腐伊家麪，一到離筵便不鮮。”“江豆腐”，鄉人江韻濤部郎作，惟廣和居傳其製；“伊傳麪”，則伊秉綬所傳。都中酒館，凡有名肴菜，多以所傳人姓稱之，

如“潘魚”、“吳魚片”之類。紹唐此行，以不得其言，浩然決去，故尋常食物皆觸之生感。

憶妓詩：“窈窕多情態，聰明妙語言。墮懷寒月魄，擊掌落花痕。邂逅憐秋夜，因緣契夙根。託身知得所，不苟羨朱門。”“舊巷憐空在，新歡總不如。相偎神楚楚，含笑語徐徐。旖旎情何限，娉婷態有餘。無端忽私喜，偵得姓名初。”“偶認琵琶巷，閒徵豆蔻詞。女奴隨筆硯，菊部妬胭脂。綺席連宵醉，香巢一夕辭。空勞魚雁意，相問不相知。”丁酉秋，洪貞一贈句云：“暫稱知己人難得，老學狂徒世所驚。”不意乃道着十年後事。

馬伶三人，小者纔十二歲，聲藝俱佳。盧兆蓉扶常間招之侍飲。翠伶柔靚，逼真女郎。所居與予同巷，予自署歸，輒值其赴歌場。兩車相遇，必嫣然笑訊。扶常為索句，答以二絕：“春風曲巷對門居，奉倩神傷問訊疎。偏是朝朝逢下直，車中一笑最憐渠。”“紅氍毹上繡屏前，絕世聰明絕代妍。未及下場尊酒畔，琅玕滿座照顏然。”扶常暨葉鶴巢、饒麓樵、郭復初以其幼小，天真爛漫，頗相賞。有賈伶艷噪一時，與翠相軋。楊增華昀谷好談佛，自稱竟公，與其友瘦公傾心於賈。偶因夜讌，賈、翠俱在，竟公特以詩調扶常諸人，云：“天生花月有精神，不信流鶯浪報春。今日尹邢應共見，低頭自痛是何人。”予次日得詩，因答諷云：“曉風殘月按紅牙，鬪舞天魔更散花。怪底銅龍寒咽夜，獨牽心事到毗伽。”鶴巢嘗答扶常云：“神通遊戲有無間，絲竹蒼生信等閒。要有漸離悲壯日，未容聲樂老文山。漢河鼗鼓海陽裏，巴郢知希古共傷。留得梨園成白髮，為談天寶事興亡。”亂後，扶常與馬伶遇諸海上，贈句云：“丁歌甲無總茫茫，曲破霓裳已斷腸。等是流離傷瑣尾，天涯揮淚送王郎。”今皆野屋荒江，相期終古。復初聞益窮困無聊。方顧曲當筵，已識為歡幾何，聊與浮雲送白日也。

卷 二

紹唐言頃歲海內知交，多有改易其名字者。予所知，則扶常改名耿，字黑庵，號草夫；鶴巢稱寧愚；建侯稱魯民；華瀾石更號持蠡；紹唐亦以退廬稱。感賦云：“孤踪各自志沈淪，豈為包藏遠害身。不與栖栖通姓字，接輿沮溺究何人。”

昀谷好吟詠，往來諸名士間。有歲暮懷人詩見懷，云：“文章澹逸歐曾後，人物蕭疏魏晉間。”皆歎其真切。予謂殊不及寄余客遼句：“淒絕了翁身漸老，風塵南北寸心違。”

張黑，都中武丑之最名者。昀谷官部曹時與論技勇，折節交之。辛亥歲暮，遇於天津，把臂入市痛飲，即事賦贈云：“勝國飄零楚兩生，於今又見米嘉榮。捷同小僕蹤誰測，話到先皇淚有聲。落日一沽成渭曲，隨身雙劍負荊卿。幽燕自古多游俠，長恐龍門失姓名。”此詩後半最超拔。墮淚尊前，予固許張有此俠性。

亂初作，南省皆匪徒，擁兵擅立，衣冠無度，或如俳優。士大夫多梳頭蓄髮。寧愚有行，魯民製巾贈之，留別云：“請纓無路黃冠了，戴笠為盟皂帽宜。珍重先生烏角意，松雲白首證心期。”“十載彈冠願已違，簪裾傀儡昨原非。頭巾老與時粧忤，得否青山兀岸歸。”至九江，果解巾去髮，乃得行。

壬子二月，紹唐過潛園，留數日，贈詩云：“春風二月雨絲斜，來訪潛園舊友家。亂後逢君宜皂帽，客中留我飯胡麻。營巢自笑身如燕，避地還疑國在蝸。一卧柴關堅不起，雲深何處覓丹砂。”又錄其市汊阻風二絕見示，云：“石竅風生萬木號，輕舫安敢犯洪濤。乘

危亦有爭先者，挂得蒲帆十丈高。”“同舟共濟談何易，順水猶當避逆風。逆到幾時風脚轉，囊薪垂盡米囊空。”予曰：“米空薪盡，憂之奈何？即丹砂，亦安得強覓之！”有贈予待渡圖者，寧愚為題云：“欲濟誠知舟楫難，滄桑須待轉頭看。烟波莫歎前途暮，還祝帆風起謝安。”與紹唐“丹砂”句用意正同，出語較直，為之憮然。

寧愚自潛園轉省，舟覆章江，幾不免毀其狐裘，寄訊云：“回舟驚說困波臣，猶是泥塗阨未申。來時中途遇雨，困於跋涉。擊楫方期祖士稚，懷沙幾逐屈靈均。狐裘重起蒙茸歎，蛟窟甯容骯髒身。不謂為歡干物忌，躍淵聊爾試斯人。”答云：“那有陸沈生可託，本來溝壑死維均。”

寧愚家有狗，忽亡去，索回數日，復投所亡主，寧愚為賦二主狗云：“累累爭苦喪家貧，堯桀於今那認真。搖尾自惟憐可乞，忘情誰信性能馴。分甘蠅臭原非類，食盡人餘亦共嗔。飯爾未終行爾叱，敢持投骨獨齷齪。”予謂此非怒罵，乃忠告耳。

亂後，都中女伶盛行，名優均為之退舍，戲本亦皆新翻。草夫重入都觀劇詩：“銀雀鈿蟬動地春，九城歌管逐番新。緣何不尚貞元樂，朝士紛紛半舊人。”

偶在玉汝几間得魯民所書一律，云：“海上携琴獨往還，亂離親舊倍情關。驚心蛟鱷橫吹浪，失笑蟲蠹強負山。對酒莫談天下事，看花好趁客中間。憑君錄取春明夢，付與千秋涕淚間。”意必所作。詢之，乃達生贈草夫者。又和人歲寒三友詩，松云：“未容螻蟻安為國，慣看鼯鼯幻作人。”竹云：“早知蒲拜常踰節，欲作蕉彈奈卷心。”

癸丑小年日，寧愚自都中寄詩數首，次韻病起云：“天遣烟霞護燕居，未黔墨突且迴車。王風熄絕思尼父，秦火灰餘叩伏書。鑄鼎那窮神物幻，厝薪誰燭亂生初。津橋啼鳥春遲早，一覺華山歲又除。”先是，秋間，予有所欲往，臨歧疾作，病起後遂絕志不出，成堅冰志、光宣僉載等書，紀以一律。此和作也。舟發鄂渚有懷諸友，用草夫韻：“池枯雨點潛鱗起，天遠雲橫斷雁多。”草夫告魯民已經

下凡，自謂不知謎底，戲詰以詩：“槁佛驚傳出定新，神君仙尉豈前因。本宏菩薩慈悲願，可捨如來幻化身。借枕邯鄲都戲術，成丹勾漏自天人。未應土偶疑桃梗，何地逃禪外劫塵。”

篋中檢得片紙，錄絕句云：“如此清標如此才，綵雲一朵想丰栽。神芝自是瑤臺種，終向靈和殿裏栽。”憶之，乃癸丑春間夢中作，恍惚有人乞題，三韻皆其所限，亦不知所指，特詩意若有所隱，故當時記之。

予未通籍時，有紀夢詩：“身入蓬萊禁內游，碧琉璃殿護滄洲。萬株琪樹東瀛曉，四面珠垣北斗囚。快覩天船浮舴艋，遠聞神廡馱騁驪。怪他王母長生訣，一卷南華祕閣收。”奇境今猶在目，而北斗果幽天闕矣。光緒庚寅，自萊州歸，宿清江浦。夢至一寺，中庭有大石塚，前矗豐碑，無名氏文字，但紀前行道里方向。廊有一僧，貌奇古，揖而謂曰：“此我生墳，待子為偈久矣。”予曰：“諾”。遂題其墓門云：“生前空說六如經，歎佛法原無住著；身後但留一片石，與行人指點迷途。”亦夢之奇者。及今思之，皆合予之身世。

浙江章樞一山，國變後遷棲上海，用淞社明季雜詠與詠近事二題合賦，共十四首。草夫並原註先後寄示，依次錄之：“平則門前駐闡兵，內家潛語請行成。當時若亦循堯事，早以共和繼大明。太監請烈皇禪位，見明史李自成傳。”“崧澂繼序建行朝，雪滿江南枝未凋。畢竟殘基留短局，勝於春臘可憐宵。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遜位，二十三日立春，京津十月間先傳‘有春無年’之謠。”“武英殿上拜官家，異代衣冠禮有加。李自成入宮，先登是殿。總統受任，亦先於是殿演禮。十二萬金門額重，明清閱盡見中華。大清門額乃仍前明之舊，背面‘大明門’三字猶存，係青晶石。西人欲以十二萬金易去，不果，存內務府庫中。中華門改用銅版。”“萬孫遇順運重更，羣道青田數學精。豈意崇文與宣武，紀元兩代更分明。明太祖嘗以國祚問劉誠意伯，對曰：‘萬子萬孫，遇順而止。’京師左右門名崇文、宣武，近人謂是崇禎、宣統之識。”“昌平王趙義聲高，王政行、趙一桂，皆營葬明思陵者。不減唐林與謝翹。景廟山陵今永

莫，節庵忠愛冠詞曹。崇陵工久停，梁星海廉訪每詣德宗殯宮前奠祭，號哭不去。當事感之，始復督修。”“薙髮曾驚甲令新，僧寮強半是遺民。誰知椎結仍難保，不媚中朝媚外人。”“莫怪前朝重甲科，一編犬馬盡搜羅。李世雄著狗馬史，有抄本行世。滿街都督職方狗，孰與嘉禾文虎多。”“三朝要典議重翻，半壁江山不復論。黨派紛紜爭到死，輸贏一例擲中原。”“征輸失計溯遼東，孝秀潢池處處同。崇禎十六年詔，有‘不料孝秀入於潢池’之語。誤殺袁熊冤未雪，後身人巧勝天工。”“學使規條肅似霜，鄭森食餼願難償。黃袍孰與青衫易，故相依稀郭仲常。鄭成功歲試，欲得食餼，三司皆為緩額，提學副使郭仲常不許。”“娼優合隊入梨園，舞罷更闌笑語溫。燕子箋和鄂州血，興亡都付白崑崙。鄂州血，新劇名，傳清帝遜位事。”“承疇已死又南征，莫怪天門目不明。承疇謁郭都賢天門於山中，見其目昧，問疾起於何時。曰：‘正自識君時始。’黃鶴樓前祠制府，文襄化碧恨難平。武昌以張文襄為革命元始家，其祠獨不毀。”“遠遜臺灣徐沈陳，徐孚遠、沈荃期、陳士京皆避地島上。鄭家關館禮嘉賓。即今青島遙相望，海外人傳墊角巾。德國待流寓青島遺臣特加敬禮。”“殘明社局萃東南，心史沈沈在鐵函。今日吾曹聊復爾，眼中滄海指彈三。”一山太史，予在都嘗一見，才氣豁達，固功名之士，不意擾攘之際，乃竟決然遠引。

草夫次韻一山卻聘避居青島云：“浮生踟躕人間世，猶羨鷗鷺轉徙寬。”又云：“避亂身全與亂親。”未及數月，青島遂有戰事，詩若為之識。和萬松作：“勸農喚渡寒江漲，思古尋碑野寺深。”真佳句。非世亂家居，亦無此情況。

華焯持金亂後居省城，杜門謝客，寓懷於詩，見贈云：“新秋人氣蘇，不覺日在檐。虛室客常罕，跼然來老潛。名言酌豈易，暫對意長欣。喜君隄下禾，未化莠與兼。且穫且箸書，大福天許兼。遺文賴綴輯，茲事理無謙。寡學愧愚闇，述作難窺覘。詠歌聊自娛，所志亦已廉。性命諒細微，中虛外患淹。經時料藥裹，蟬蠹紛書籤。萬象欺我懦，變滅無洪纖。終須拾衆卉，未肯安天嫌。積思動